

編後語

擔任《古今論衡》主編經常可以先閱好文，這是一個研究者最愉悅的經驗。本期杜正勝院士〈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就是這樣的例子。他以一個十分宏觀且具歷史縱深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形成的歷史。我與杜院士研究領域大幅重疊，故能深知論辯之好壞。由於領域內容更新，或有新的材料與詮釋，我未必同意他少部分意見，但是這些歧見對於整體觀點，沒有太大影響。我預期這篇文章將成爲一經典之作，十分榮幸能在本刊首發。爲了不「破梗」，我不打算多說，讀者可以自行閱讀與享受。

臺大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特聘教授爲本所整理一九三〇年代西北考察團採集的陶片中屬於南方窯系的瓷片。謝明良教授「閱讀」陶瓷的功夫獨步全球，讓這些躺在本所庫房許久的元代龍泉窯與景德鎮窯瓷片再度回到其時空與器物的脈絡之下，亦即「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套用本期本所李修平助研究員的〈脈絡比較分析法〉一文的說法。

本所研究員祝平一的〈善牧與迷羔：訪 Carlo Ginzburg 兼記義大利波隆納大學默作凡德收藏的中文天主教文獻〉，前段描述他造訪波隆納見他的老師 Carlo Ginzburg，他們之間的互動，讓我們看到一個國際級大師的寬厚心胸。後段則寫義大利波隆納大學一位精通三十幾種語言的「多語神人」默作凡德的中文作品，以及與中國宗教界人士的中文通信，這是非常有趣的史料。

本期有兩篇文章與居延漢簡有關，算起來都是連載，本所高震寰助研究員的〈居延漢簡簡冊復原成果整理（下）〉讓我們看到一代一代的學者，踏在前人研究成果的肩膀之上，進行更精細的漢代簡冊復原與研究。沈亞明（女士）〈沈仲章救運居延漢簡之「箱」：從北平到天津〉一文則彰顯他父親沈仲章

先生冒險將居延漢簡從日佔淪陷區運出的經歷，她企圖涵蓋的範圍鉅細靡遺，本文討論從北平到天津時運送的「箱」。關於「箱」，我特別請本所庫房將從大陸運送文物到臺灣所用的「箱」之圖片刊登於本〈編後語〉，讀者或可比較。這些「箱」運載本所文物，先從南京至西南大後方，從經在四川李莊開箱研究，抗戰勝利後，再運往上海，還沒有運往南京，就在共產黨軍事壓迫下運往臺灣。



97年最終將所有箱中物取出，全部存放在櫃中，櫃也逐年改成防震櫃。部分箱被保存下來，當作「文物」。

最後是本所組織的《續高僧傳》研讀班譯注的連載，研讀班已經持續多年，可謂本所之日常。

本期應當是我擔任主編的最後一期，內容十分澎湃。讀者可以仔細「品嚐」。